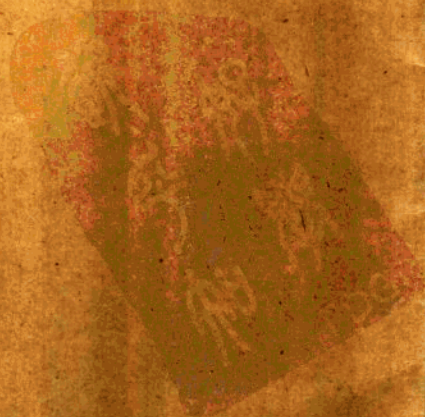


劫烟血

一



内容简介

《血烟劫》，又名《血债血还》，是东南亚十大畅销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柳残阳先生的力作。

该书将武林恩怨描绘得淋漓尽致，情节出奇曲折，人物有血有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江湖传言：“西土有佛，北地出魔”。

北地的魔童使武林人士闻风丧胆，北地的魔尊更让江湖豪杰魂飞魄散！

魔童，魔尊，就是历尽血雨腥风的武林奇男子君惟明。

君惟明自幼命运多舛，历尽千辛万难，偷师窃艺、练就了三招盖世武功，一曰：“盖眼笠”，二曰：“黑羽箭”，三曰：“断肠花”。他又依仗着三招绝艺创立了“铁卫府”。手下十三位武功奇诡、忠肝义胆的江湖义士名号：“九煞”、“三豹”、“一郎”，打遍天下无敌手。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君惟明十多年的好友，一直被君惟明视为心腹的“银钩赤钢”童刚，却抵御不了价值连城的黑钻的诱惑，梦想成为号令江湖的一代奇杰，竟使出卑劣伎俩，奸淫了君惟明的未婚妻费湘湘，并威逼费湘湘套取了君惟明的秘密，丧尽天良的童刚竟连魔尊其妹也不放过，也惨遭凌辱，进而施下连环毒计，一杯鸠酒，内藏天下奇毒“断肠花”，害得君惟明陷入魔窟，受尽残忍折磨……

天道不泯。历尽劫磨的君惟明，终于否尽泰来，不仅脱

离了险境，还重振雄风，报仇雪恨。

最后，他夺回了象征权力的信符，一刹时，血雾迷漫，黑色的勾魂纱在空中飞舞，魔尊再次扬威武林……

目 录

第一章	长安霸王	(1)
第二章	迷雾疑云	(16)
第三章	留狼于室	(32)
第四章	阴毒陷阱	(41)
第五章	赶尽杀绝	(59)
第六章	袖里乾坤	(71)
第七章	枷下对美	(82)
第八章	咫尺天涯	(90)
第九章	阳世阴境	(109)
第十章	万宝之穴	(117)
第十一章	魔尊魔计	(132)
第十二章	仇眼将赤	(148)
第十三章	棋高一着	(156)
第十四章	以牙还牙	(171)
第十五章	人为财死	(181)
第十六章	铁心石肠	(190)
第十七章	酷厉之刑	(200)
第十八章	毒腕沥血	(209)
第十九章	法外施恩	(213)

第二十章	血手将伸.....	(228)
第二十一章	忠义仍存.....	(238)
第二十二章	剖恨论仇.....	(248)
第二十三章	断肠笠箭.....	(261)
第二十四章	铁胆柔情.....	(278)
第二十五章	煞威初现.....	(284)
第二十六章	血掌毒练.....	(300)
第二十七章	怨命制心.....	(315)
第二十八章	云暮风凜.....	(321)
第二十九章	辣手索仇.....	(336)
第三十章	血眸慑逆.....	(350)
第三十一章	血凝痛泪.....	(357)
第三十二章	崖下定计.....	(373)
第三十三章	金家群鸟.....	(387)
第三十四章	知己明彼.....	(394)
第三十五章	入瓮夺魂.....	(408)
第三十六章	一点灵犀.....	(420)
第三十七章	刀子藏内.....	(426)
第三十八章	旧地故人.....	(441)
第三十九章	不堪回首.....	(454)
第四十章	身入虎穴.....	(461)
第四十一章	金鼓隐隐.....	(478)
第四十二章	不屈忠魂.....	(493)
第四十三章	重重干戈.....	(500)
第四十四章	铁胆虎血.....	(516)

第四十五章	大隐於朝·····	(530)
第四十六章	感敌为友·····	(539)
第四十七章	不速佳人·····	(555)
第四十八章	明之以义·····	(566)
第四十九章	西疆二鼎·····	(573)
第五十章	亲仇不解·····	(590)
第五十一章	扬长远扬·····	(603)
第五十二章	欣逢故人·····	(609)
第五十三章	细证真凶·····	(627)
第五十四章	得失叙往·····	(639)
第五十五章	古庙魅影·····	(646)
第五十六章	血光寒刃·····	(663)
第五十七章	剑幻链毒·····	(678)
第五十八章	因果分明·····	(686)
第五十九章	铁血知交·····	(705)
第六十章	战云弥眼·····	(720)
第六十一章	剖心诉情·····	(726)
第六十二章	天禅杖怒·····	(745)
第六十三章	兵临城下·····	(757)
第六十四章	挥戈索仇·····	(765)
第六十五章	血债血偿·····	(780)
第六十六章	仁恕长存·····	(799)

第一章 长安霸王

这是一柄外表看上去美丽而又奇异的兵器，它有四尺长，柄杆是银色的，把手是用紫檀木装成，有四道指凹，柄与杆相连的地方垂着一圈柔软的黑皮套索，顺着很灿灿的柄杆望上去，有五根姆指粗细的钢条自杆身分开，伸拗成一个相同的心弧形又收拢于杆顶，然后，就变成一个中空的瓜形图案。

而那五根粗粗的钢条本身却并不是浑圆的，打磨得锋利无比，看上去就像五把后弯的弯刃一样，闪耀着蓝汪汪的光芒，在五根钢条束拢的顶端，更有一枚两寸长的尖锥伸了出去，似是一只魔鬼头上的角！

此外，角傍还嵌着两串大小如儿掌的金月形薄片，略一振动，两串薄片即会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这柄兵器的外形便是如此，只要一个懂得什么叫“死亡”的人，他便会明白这件东西正是送你到那个境界去的最佳工具；它极像佛门中的禅杖，只是短了很多，而且式样也凶恶了点！

现在，这柄兵器正在轻轻摇动着，它上面的两串金月形铜质薄片哗唧唧的抖动，一双修长而白皙的手，用一块绵布蘸着油，那么珍惜的细细拭擦着它。

这双有着修长又白皙特色的手，是这位年青人的，他有两只海一样深邃，冰一样冷酷，又梦一样迷蒙的丹凤眼！

眉毛是浓黑而微微斜耸向鬓角，鼻子端正而挺拔，唇红齿白，每在唇角撇动间，像带着一股似笑非笑的瞄人意味。

嗯，不折不扣的一个美男子，假如，他能在双眸中少露出些寒森的光芒，多漾出些迷蒙，嘲弄，或挑逗的神情，那么他所予人的印象一定便是和谐而可亲的了。

他身上是一袭白袍，袍袖各绣着一朵金色的“断肠花”，花形十分独特，有六瓣细长微卷的瓣片，九根相互交叉的花蕊！

外貌一目了然，‘断肠花’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卉，中原一带绝无仅有，它只生长于大漠深处的石隙里……

舒云忙道：

“公子放心，一切俱已妥善，只待启程了。”君惟明用手揉揉面颊，有些感喟的道：

“近年来，道上的规矩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们‘铁卫府’支撑着偌大的局面，任什么大小事情凭我的‘黑羽箭’也能解决；可是，自去年立秋以来，连出了四次大纰漏，‘黑羽箭’竟也有些朋友不肯买账了，非得劳动我们的人，或我自己亲自出马不可，舒云，你知道，这里面除了显示着江湖中仍有一千不开眼的角色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么？”舒云沉吟了一下，谨慎的道：

“这个……还请公子明示。”君惟明冷笑一声，道：

“很简单，这还现示着可能已有一股我们尚未察觉的暗流已形成，一股反对我们，打击我们，阻挠我们的暗流已在形成！”舒云惊愕的道：

“反对我们？打击我们？阻挠我们？公子，你老是说，呃，有些人想和我们‘铁卫府’过不去？而在长安及陕晋这方圆

万儿八千里的地盘内？”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舒云咽了口唾液，呐呐的道：

“那些人，可是吃错了药？要不，便是有些迷糊了……他们也该晓得，‘铁卫府’的声威震动得了半边天，‘铁卫府’是用血和命在这里扎下根的，没有人能以摇动得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舒云，你也太过自信了，连高山大海都能移转湮灭，渺小的‘铁卫府’又算得了什么？不要过份的轻视对方，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我们大家凑合着维护这个局面，心力尽到了，便是不能圆满，好歹也认命，是实，‘铁卫府’自也不是容易扳倒的！”舒云淡淡的眉毛皱结成了一条黄疏疏的暗纹，他微带忧虑的道：

“公子，明日之行，我好像老觉得不大对劲……照说，‘南松’城我们的那家钱庄是由‘青豹’杨陵在主持着，而杨陵又是府里派出去的好手，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叫五个蒙面人劫洗一空，不但把钱庄内外搞了个七零八落，甚至连人家的来龙去脉也一点没有摸着？杨陵不论心计或武功都是相当老辣的，这一次他竟会如此糊涂，实在太也出人意料！”静默了片刻，君惟明道：

“不要太责怪杨陵，他已经十分难受了，舒云，人都有失算的时候，就是我也不能例外！”舒云摇摇头，道：

“公子，我追随你已有十二年之久，从你稚髻方除直到如今，但是，我还想不起你在什么时候失算过……”他顿了顿又道：

“‘西上有佛，北地出魔’！公子，就凭你，‘铁卫府’的魁首，北地千万里的武林霸王，任什么事你也一定出不了漏

子的！”君惟明豁然大笑道：

“小子，用不着把道上流传的那些歌诀搬出来奉承我，姓君的从来不吃这一套，固然‘西上有佛，但‘北地’也不是就只出了我这个‘魔’，厉害的人物多得很，而且，我并不承认我是‘魔’，大家都知道，君惟明是一个拥有百家行号，资财雄厚，产业无数，生意买卖更遍及北地及江南一带的殷实商绅，唯一与其他商绅不同之处，便是不请保镖护院，不买任何邪门江湖黑白两道角色之帐，另外，就是略微年纪青上那么一点而已，是么，舒云？”舒云低低的道：

“表面上，公子，是如此。”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当然，骨子里虽则我还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头儿，但也只能让人家认为我们仅是老板伙计之间的关系，不可叫那些老实的朋友们过于含糊了！”舒云表情古怪的道：

“但是，公子，他们早就敬畏我们了，他们晓得‘铁卫府’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更晓得公子你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君惟明耸耸肩，笑道：

“那也无可奈何，我们的锋芒收敛得尚不够！”舒云道：

“我们对那些商家也好，道上朋友亦好，一直都是仗义资助，尽力维护，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子，要想对那些平实商绅隐瞒我们武林中的身份，对道上同源掩护我们在基业上的正当地位，都是十分不易的……”君惟明颌首道：

“所以说，双重面貌就难扮了，好像在江湖上混就不能正式做买卖，正式做买卖就不能同时厕身武林，这等日子，我们也熬过了十多年了，舒云，其中滋味，不好尽说，是么？”舒云微笑着道：

“一下子是掌柜的与人论斤两谈交易，十足买卖人嘴脸，

一下子又带着家伙和些小子们刀来拳往变成了江湖客，公子，你说，我们过得多绝？”君惟明舐舐嘴唇，道：

“我常想，虽然我们这些人逐渐全打进了买卖行，处处显得有些束手束脚，但也比之武林中上焉者设场教徒，保镖走马，下焉者打家劫舍，落草为寇高明得多了，至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啦！”舒云点头笑道：

“公子说得是，这十几年，也亏公子带着我们这般老弟兄走上正路，从走单帮，阻大道，跑码头，劫肥羊，逐步开设了赌馆，酒楼，更从赌馆，酒楼等札下了根基，又陆续增营到绸缎店，山货行，钱庄，银楼……强似以前那些日子太多太多了，起码在心理上够安慰满足……”君惟明一拍手，道：

“为了交结你们这批活宝，我老爹老娘遗下来的偌大一笔家产也耗了个精光，我如果不早点动动脑筋，哼，只怕现在我还得领你们这十人在打家劫舍，干那无本生意呢，成天和仇家打遭遇，和官府的海捕公文捉迷藏，可真叫够受……好在今天也算有眉有目了，你们九个人也个个脑满肠肥，似模似样啦；早年花掉那些钱财，如今只怕赚回百来倍还有余了……”舒云挪近了一步，道：

“公子，你那个时候大约至多十七八岁吧？却一点也不像江湖中人，完全是一派候门巨第出来的公子哥儿模样，白生生的，俏软软的，就像风都吹得跑，一巴掌能打你三个溜地滚……”君惟明一眨眼，笑道：

“后来呢？”舒云尴尬的一笑，道：

“那时我们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你老人家那付吊儿郎当，神气十足富家公子脾气，才一入眼我们就看不惯，恰好我们

几个人下在那座‘向善寺’的后院里商量一次买卖，你老人家就背着手幌来幌去，摇头摆脑的不肯走了；我们早就看你个不顺眼，再加上你执意不去，我们就认定了你是有心前来捣蛋，说不准还是那一边来卧底的奸细，“焰龙”方青谷第一个忍不住就上去找你碴子，那里晓得还没有来上几下，你老人家一巴掌……唉！就把方青谷打得三个溜地滚！”君惟明大笑道：

“之后，你们他妈勒巴子的就更不要脸来了，四个人高头大马的狗熊汉子一起上，好家伙，还真狠着呢，像是一起手就要生剥了我似的……”舒云摸摸左腰，像是还有余痛似的道：

“公子，你当时的身法简直又快又绝，我们四个全吃了大亏，我左腰眼上的这一记，差点就痛得我闭过气去……相隔十几年了，每一想起，不觉得还心颤胆寒，余悸犹存……”君惟明伸直两腿，又浮动着双臂，笑道：

“人与人之间的‘缘份’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舒云，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手下给人家渡过魂，那时，武林朋友称我为‘魔童’，碰着你们那时是十七岁，在我十七岁的年龄，却有一种要不得的念头，这念头便是对手之下，不留活口，可是，自那一次，我和你们相遇一遭之后，我非但没有想宰杀你们，反而交成了朋友，不仅交成了朋友，更厮守至今，在基业发展上互倚互重，在生命血脉上相托相赖，宛如亲手足，亲骨肉，而看这情形，我非得和你们一辈子粘缠下去了，嗯？”舒云动容道：

“公子，若不是你，我们弟兄们恐怕谁也没有今天这等衣暖食足，出马入阁的风光……”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你也无庸如此谦怀，今天的局面，并不是凭我一己之力便可以造成的，你们大家的齐心合力，团结无间才是更大的原因，十二年来，‘铁卫府’威名蒸蒸日上，‘铁卫府’的‘九煞’‘三豹’‘一郎’之声势亦传扬江湖，如风遍野，相对的，‘铁卫府’的各种生意买卖也越做越大，交易日甚，大家全都算有了成就，至于我，唯一的收获便是从‘魔童’变为‘魔尊’了……”舒云低沉的道：

“公子，外边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一提起你老的名号来莫不谈虎变色，都以为你是杀人如草芥，凶狠如虎狼的阴毒残酷之徒，其实，他们全差了，公子你的狠辣，也得看是对着那种人来，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像这样的，我们府里上下弟兄，谁不认为公子是天下一等的好人？”君惟明一挥手，笑道：

“少灌我迷汤，其实，我从来就不管人家怎么批评我，议论我，‘魔尊’这两个字本来并不好听，便是我想取个文雅一点的名号，又有什么法子呢？这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事，须要别人顺着脑筋改过来才行……”他感叹一声，又道：

“舒云，莫忘了，有些朋友还说我风流好色，经常拈花惹草，就差点没把我形容成皇帝老儿，后宫中还藏着佳丽三千了……”舒云失声而笑，君惟明在他的笑声里站了起来，在房中踱了几步，他又扯回原先的话题：

“舒云，昨天‘南松’城那边杨陵派回来的人报信，说到损失了多少金银？”舒云面色一整，道：

“被劫去黄金五千两，白银三万两，另外，以我们信誉担保兑付的银票十万两！”君惟明神情丝毫不变，又道：

“伤亡的人数可是十一名？”舒云点点头，道：

“七死四伤。”君惟明又踱了几步，平静的道：

“杨陵猜测说是‘小玄洞’的‘飞角五豪’干的？”舒云有些忐忑的道：

“是的。”君惟明道：

“以什么依据？”舒云咽了唾沫，道：

“事情的发生，公子已经晓得了，在五天之前的那个夜里约摸三更天，五个天杀的蒙面人来自五个不同的方向潜进了我们‘南松’城的‘悦丰钱庄’，杨陵当晚稍稍喝多了点酒……”君惟明不奈的道：

“这些我都得到禀报了，那五个蒙面人身形俱很高大，操同式兵刃——‘尾锤刀’，从头至终，五个人全没有吭过一个字，他们技艺强悍无比，动作快捷，行事老练而镇定，又加上心狠手辣，舒云，就凭这几点杨陵就判断是‘小玄洞’的‘飞角五豪’？再没有别的倚持了？”舒云窒了窒，低声道：

“公子，当时，杨陵未能截住人家，自己也挂了小彩，他事后又追不出线索来，因此只好就‘南松’城左近的江湖环境来一个推断……”君惟明冷冷的道：

“说！”舒云忙接下去道：

“杨陵之所用猜测到‘飞角五豪’身上，有几个理由，其一，‘飞角五豪’的身材亦俱极高大，和那五个蒙面人十分相似，其二，‘飞角五豪’他们在十五年前方始出道，五个人所用的兵刃也是‘尾锤刀’，其三，‘飞角五豪’近年来生活不佳，手头异常拮据，其四，他们居住的‘小玄洞’是在‘竹叶山’上，而‘竹叶山’隔着‘南松’城很近，只有二十里路不到，驼运起那批金银来相当方便……”君惟明略一沉吟，道：

“这件事发生之后，杨陵曾有亲笔信给我，他为了此事十分汗颜不安，信中也提起过对‘飞角五豪’的怀疑，只是没有说明怀疑的原因，我想，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才不敢提……”舒云小心的道：

“杨陵交待传信的弟兄由口头上告诉了我这些，公子当时我也觉得理由有些牵强，故而未敢禀报公子，若非公子相询，我还不敢先提，这种事情不是玩笑，一个弄不好，非但东西找不回来，还白白得罪了人，结下了仇……”君惟明笑了笑，语声和缓了许多：

“这一次事，杨陵可真叫糊涂，他素来精明强干，却让人家摆了这么个窝囊道，舒云，你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么？”舒云犹豫了片刻，道：

“老实说，公子，我并不觉得此中还有什么文章，换句话说，我完全相信杨陵所说的一切经过，只是……在我的想法里，老辣精干的杨陵似乎不应该这般差劲，非但未能阻止对方五人的打劫，更连人家一个人也没堵住，甚至自己这边连伤带死的还损了十几名，事后，费了两三天时间仍然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以杨陵昔日的能力来说，他这一次的表现上像是有些失常……”君惟明缓缓的道：

“谁也有失常的时候，舒云，杨陵一定真是束手无策了，否则，他决不会在信上一再要求我亲自前去处理此事，他那里必然有他所无力解决的问题，你该知道，我去了，杨陵的面子上并不会增加光彩！”舒云点点头，道：

“我相信……公子，有些事在信上也不好讲，说不定我们到了那里会把经过情形弄得有眉目点……”君惟明吁了口气，道：

“但愿如此了。”舒云轻轻的道：

“公子，明晨我和‘鬼见愁’夏一郎随你离开府里，费小姐可知道了？”舒云口里提到“费小姐”，君惟明不由展颜笑了，就像服下了一颗顺心丸那般惬意，他双目中闪射着炯亮的光彩，愉快的道：

“她知道，当我决定要去的时候便已告诉过她……”展开了悒结的眉毛，舒云道：

“公子，说真的，费小姐被公子你救回府里也有近五年的时光了，这五年可不是个短日子，任什么样的情感也该建立起来了，我们大伙儿全看得清楚，公子十分喜欢费小姐，费小姐对公子不消说也更为有意，慢道公子曾在贼人手里救过费小姐一命，便是没有这樁子事，就凭公子你堂堂一表，再加上你的聪明才智，费小姐只怕也会心甘情愿的，公子，你也二十七八岁的人了，不能老把全付精神放在府里府外，自家的终生大事也该早些斟酌啦……”君惟明摸摸下颌，似笑非笑的道：

“不要急，舒云，就快了，这次‘南松’城之行以后，假若再没有什么漏子出，你们就等着喝喜酒吧。”舒云高兴得睁大了两眼，振奋的道：

“真的，公子？”君惟明豁然笑着，道：

“当然，这等事岂能儿戏？”搓着手，舒云殷切的道：

“那我们可得快去快回，早点回来准备公子的喜事，这可不容易哪，要好好热闹热闹，‘铁卫府’十几年来，这要算是第一号令人喜悦的事了！”君惟明笑道：

“老实说，我自己已有些迫不及待了呢，你就是再急，也还没有我心中来得焦！”舒云一伸大姆指，道：

“行，公子，还是你有办法，‘西土有佛’！”君惟明古怪的一笑，无可奈何的道：

“‘北地出魔’，其实我非‘出魔’，对湘湘，我几乎‘入魔’了……”舒云笑道：

“费小姐也的确是美艳绝伦，倾城倾国，公子，自古英雄衬宝剑，才子配佳人，公子是文武兼备，一表堂皇，费小姐是温柔娴淑，秀丽无双；公子与费小姐并蒂连理，正是天设地造的一对璧人！”君惟明霎霎眼，愉快的道：

“谢了，舒云，你这张嘴巴真叫灵巧……”舒云回忆着，道：

“费小姐是官宦世家，可惜时乖运蹇，在她父亲罢官还乡之际，就那么巧的被‘三罗汉’率领着一干爪牙截击于‘黑马坡’，公子，幸亏是你适时经过该地，才在‘三罗汉’手下救出了费小姐一命，‘三罗汉’并不好惹，公子你以一己之力深入重围之中，能将费小姐在九死一生里救出来，这份胆识，也真不是常人可以办到的……”君惟明平淡的道：

“其实我还是到晚了一步，湘湘的全家主从全已被三罗汉斩绝了，要不是‘三罗汉’中的老二‘银罗汉’刘达对湘湘别有异心，想劫持她回去收做侍妾，只怕她早也做了刀下之鬼，幸而刘达这小子色迷心窍，未对湘湘施展辣手，我才堪堪赶到救了她出来……”舒云低沉的道：

“公子，费小姐的尊翁听说官至工部员外郎，因为耿直坦率，公正不阿，遭到小人所忌，在屡受打击之下才罢官回里的？”君惟明点点头，道：

“是的，宦海之中，本来便是波谲诡异，变幻无常，毫无道义情感可言，湘湘的父亲早就看透了，才毅然告老退休……”